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一

公是先生文鈔序

予嘗謂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於機變權術至其虛憍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於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公是先生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於心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

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然聞先生垂歿戒其弟公非先生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當自有知之者故其家藏遺集不肯輕以示人其後東萊水心始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閒先生之言似乎驗矣乃自元以來文章之道日衰先生之文復束高閣而并其集俱不完然則不特以經術爲文之難即取經術之文而知好之者亦難也先生春秋其傳於今者三種與七經小傳皆盛行總集七十五卷明文淵

閣已無足本相傳常熟錢氏嘗有公是公非仲馮三集而燬於火若吾鄉天一閣范氏江都葛氏崑山徐氏皆不過有原集之什一後得臨川侍郎李文穆堂本則視諸家倍之時方從永樂大典求前輩遺文得所未見者頗多因與侍郎合鈔訂為二十四卷而命之曰文鈔從其實也先生尚有弟子記五卷乃學者答問之言皆有關於經學今亦不存其偶見於諸書所引者今為編入附錄將以次緝公非之作并及仲馮雖未免泰山毫芒之嘆然猶愈於并此而失之也

唐說齋文鈔序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閒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其以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薄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

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旣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其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言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

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鄭峰眞隱漫錄題詞

史忠定王鄭峰眞隱漫錄五十卷天一閣范氏藏本也是在諸儲藏家俱未之有至予始鈔而傳之吾鄉宋人之集由忠定以前亦皆無傳當以是集爲首座矣忠定深於經學所著尚書周禮論語諸種予皆從永樂大典中鈔之而惜其不完也獨是集無恙至其直翁外集則不可得矣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

忠定朁力而勸不欲混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姤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既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於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於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

申耳吾故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晉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捌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於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即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游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其詩文春容大雅有承平之餘風所謂廟堂鐘呂之音也鄮峯眞隱者忠定家居時所署因築觀於月湖之南最稱佳勝即竹洲也

明中葉後始廢先宮詹以爲別業去吾家不百步耳然則是集又吾湖上之文獻也

廣平先生類藁序

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公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遍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藁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

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辭語未畢而更斷續鈎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救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藁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鄭僑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爲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鈔亦錄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

然而其得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爲盛明嘉靖中建正學於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巳頹矣予方謀重爲補葺而舒氏之後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生之學統也乃勸以是藁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二袁先生文鈔引

淳熙四先生之遺文惟慈湖之集尚完廣平則近世始得其殘編而絜齋先生父子與定川皆不可得予於永

樂大典中見二袁集大喜隨見即鈔意謂可得還其足本而未及徧覽左降出都因念玉皇香案遙隔蓬萊未知他日尚得輟業焉否也乃即所鈔而先編次之附以吾鄉志乘所載其得九卷絜齋居其五蒙齋居其四不猶愈於定川之無有耶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又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為矯首接劉源之文統予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衞公絜齋之徒也衞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至為史氏之私人而清容亦僅傳其文惜夫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南山先生遺集五十六卷藏於天一閣中予讀而歎曰是先正之緒言也先生所著之書爲儀禮戴記附注中庸脈絡大學旨歸經書補注道德經附注陰符經附注四明文獻錄寧波簡要志含山縣志其雜記爲海涵萬象錄予所見者二禮道德陰符之注四明文獻錄簡要志而已最後得是集據其孫存吾之序凡五編始就而其前此之散失者巳不可收拾即存吾所編云卷末附以經書補注含山志而今無有成化四明志又載有參同契綱領孫子綱領而今無有著述之不能保其必傳

如斯也明儒自成化弘治以前大率篤實醇愨脫盡粉飾如月川敬軒康齋皆有躬行君子不激不隨之風至白沙出而氣象爲之一變先生之於諸公其伯仲也故讀其集信筆直道其胸之所有勤勤懇懇藻采盡落而以理勝其論大學古本武成詮次以及中庸三重之旨何嘗不異乎朱子而未嘗有意爲異正與後來諸公立意爭奇者迥然故先生雖不自預於能文之列而讀其文者不當以文觀之蓋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虛勦襲之言顧世之所尚者文而已矣是以四百餘年以來汩如也存吾所編尚屬草本其中舛錯甚多予爲校理

而出之太羹腥魚之味非甘口腹者所知大帛大布之冠衣非侈文繡者所悉也先生由臺諫而爲監司皆以剛正清白有聲最後觸忤都御史李賓左降含山致仕築南山書院以講學享年最高顧先生之聞道少時已見其端其代父行役燕中也富室委產而不受力辭大賈託女之嫌見者皆嚴事之而先生曰吾幸識理趣於稺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教遯翁名彥予族祖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遯翁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先生故予讀先生之文未嘗不三嘆於吾家之學統而茫然於弓治之莫繼也

滎陽外史題詞

明廣信教授鄭先生千之所著滎陽外史一百卷吾鄉之以文章擅名於洪武時者也甬上文統自樓宣獻公始爲大家而王尚書深寧繼之深寧之徒爲戴戶部剡源剡源之徒爲袁學士清容其與剡源並起者爲任山長松鄉是稱宋元五家迂齋本堂又其亞也暨於明初即推先生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昌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詭先生之文質以厚其於師

門稍爲轉手盍先生最留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先生嘗爲裴氏作耆存堂記宋學士潛溪嘆曰使我執筆不能過之裴氏因請潛溪卒辭不作姚江越古則於同輩尤服先生春秋之說其爲巨公心折如此先生所輯四明文獻至今流傳而其集希有朱檢討竹垞求明人集謂安得滎陽外史讀之者也予求之天乙閣范氏則在焉顧集本稱一百卷而成化郡志祇稱六十卷今范氏藏本則七十卷盍其孫假

之於人而失去不完予乃重爲詮次而序之明文莫盛於初年其醞釀於根柢者大率皆深厚而又恪守高曾之規矩所謂典刑未替者也其後漸衰漸支而別體錯出而不一彼其作者之心孰不有矜厲自高蔑視前人之氣而豈知其日趨而下也讀先生之文不禁爲之三嘆

呂語集粹序

洛閩遞興而後正學昌明語錄講義之書列屋兼車而明儒爲尤多其所發明皆各抒其所自得也然而渾涵平正一種或疑其爲正心誠意公家之言不足以竦發

靈機而語涉微奧者或不免出入二氏且非細參不足以見其妙也寧陵呂先生新吾明隆萬間醇儒也所著有呻吟語一書其言立身行已處事接物以及居官行政之道各明其生平所得力之處卽身說法洞徹乎物理人情能使迷者醒醒者懼懼者安如斯人及身痾癢之相關而怡然有所卽安也不以泥古者傷今復不以狃今者背古問學經綸一以貫之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而非世之張皇門戶哆陳頰舌者倫也予嘗讀姚江黃氏明儒學案言先生少時甚魯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豁然自是遂過目不忘

有是哉從事於口耳之無益而深造嘿成之神也先生揚歷中外胥人多所不恱加以闢範圍說之謗而世莫之信至誠足以自白也睢州湯文正公最愛讀此書博陵尹公因采其粹言梓爲四卷予愛之乃更勒於粤中以廣其傳先生之自序曰呻吟者病語也病語狂擇其未甚者存之予觀先生之論道體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所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駴也又別錄曰明道之學葢有得之佛老

者康節之學蓋有得之莊列者然二公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亦非深於四氏者不能知此意也如斯二條其殆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乎今尹公之所采則無一語不近人情者而予復引此二條於題詞中以見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其實亦未嘗狂也

穉山先生殘集序

穉山先生殉節翁洲其遺集在補陀三元寺中浮屠敬中藏之以故紙反書磨糊汗漫不可識別萬農部履安求而手鈔之共四冊農部身後歸於叔子禍夫先生九沙編修之父也顧世未有得見者予不及待禍夫先生

而九沙以忘分忘年之交待予最厚嘗請借鈔之九沙許諾顧以南北往來未及踐約而九沙家被火是集遂歸天上農部之得是集於補陀也尚有穉山叢談四冊其聞過從雜沓之言紀聞紀夢靡所不載雖出率筆未盡成文而頗有關係者十之六農部未及鈔身後歸於少子石園先生予亦嘗得見之嘗語石園之子欲借歸摘鈔其中之可存者附之集後亦未及得而其子死家書蕩盡不知所之又嘗聞穉山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其中皆同時諸公之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其部帙甚侈錢退山侍御兄弟曾及見之此尤勝國之寶

書而今亦不可問嗚呼兵火之際忠義之翰墨往往難傳其幸而存者甚百之一顧先生之集幸而傳者幾及百年而復失之爲可恨也先生之殉節積薪文廟抱先聖之栗主賦詩自焚浩然之氣復還太虛又何有於遺集顧後死者之不能廣其傳於誰是問則予之罪也夫今予家尚有先生詩文集一卷乃高隱君辰四物而先贈公得之者又有歲寒松柏錄一卷乃陸隱君春明物而先子得之者予乃合爲二卷序之而題曰稱山先生殘集嗚呼此廣陵散之僅存者卽令斷曲單詞皆可起愛而起敬也序成令錢君濬恭鈔一副本濬恭之舜公

太保乃先生門下而先殉者先生所錄文史其收太保之作最多皆今錢氏所無也濬恭鈔此集其應同此欲

獻也已

吳少保文藁序

予鈔穉山吳公殘集惜其非足本五年之後得其文藁一卷於砌里李君甘谷其中尚有公之手筆焉喜其足以辨證史事也爲編之集中而沈太保宸荃馮侍郎躋仲諸公所與公書亦附焉嗚呼海上之事殘斷者十九矣鄮以是卷言之鄮人周侍郎之夔早年故與東林殊趣及亡國後皆言其殉難今讀公請卹疏則侍郎拒防

三山勞瘁而卒是其晚節固不可謂不善然非殉難也歙人方侍郎端士本與孫熊諸公起江上最有勇錢忠介公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相傳其曾出師江上大捷惜諸營無繼之者今讀公疏乃知其亦從亡海上在閩以都御史撫上游在浙以侍郎副戎政至己丑以後始不見蓋不知其所終矣禾人譚太常貞良挈家入閩舉兵漳南以病卒今讀公請卹疏則其子吉璁是時亦賜鄉貢進士爲中書舍人而其後諱之皆異聞也沈督師廷揚贈戶部尚書以其本戶部侍郎也然則今明史以爲兵部者非馬閣學思理諡忠宣曹尚書學佺諡

文忠王太常恩及謚忠襄皆出於公之所請李侍郎長祥亦從亡健跳然則野史以爲越中敗後卽行遯者非至如鄭彩之子以巳丑尚郡主讀之令人憤恨孫尚書延齡家屬盡爲　大兵縶於健跳讀之令人流涕更有大者監國以丙戌爲元年故野史皆於庚寅書五年辛卯書六年及讀公集乃知王自健跳入翁洲以諸臣之請更用庚寅爲元年有奉勅撰上詔書此所當爲表出者也公之請休在庚寅而是年尚有疏懇懇以王忽有內降之旨不由閣票正詞力諫可謂大臣矣嗚呼陸秀夫之日記鄧光薦之塡海錄後世惜其不可得見公書

雖不完要亦攷索之資也乃更為之序

四明文獻錄題詞

吾鄉自鄭教授千之輯四明文獻集其於鄉先輩著述所存甚為有功其後李處士孝謙預修永樂寧波府志畢又為四明文獻錄以續千之之緒其書精博張制置之圖經非是錄幾不得傳然其書尚未分卷次葢垂成之作也予鈔自天一閣范氏重為釐而次之自圖經後別為二十四卷處士之至行見於舊志予不具錄其讀書則歷嘗受業於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吳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攷證許

心百忍箴注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其是錄之餘亦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其後成化間黃僉事南山亦有四明文獻錄蓋因張太守之請而作則祇文種以下四十餘人之贊而已不比是錄之精博也

四明雅選題詞

明少參南江戴氏四明雅選三卷所輯吾鄉詩老五十七人蓋廣宋高士宏之之集而爲之者也先是鄭千之有四明文獻集李孝謙有四明文獻錄皆兼言行而記之是後未有繼者宏之爲弘治中詩人乃專輯洪武以

來詩二卷而署之曰四明雅集嘉靖中李侍郎堇山既緝四明文獻志以援二公之傳又思選詩而未就少參適得高士舊本乃令沈山人嘉則更論定而增多之共得五十七家更其名曰雅選其書未開雕而逝張尚書東沙從少參姪士光得之復增之爲四明風雅則所增者更數倍自東沙之選行而前此二本皆無稱矣予從范侍郎東明家得雅選鈔本乃知其前二卷即宏之之集也其後一卷則少參之選也詩間有評蓋綜羅輯香亦具見前輩之留心於表章焉椎輪爲大輅之始則是書也詎非吾枌社之所當珍重者哉爰詮次其原委而

題之卷首

康熙寧波府志作少參傳謂少參於楊知州茂清得其父尚書碧川先生所輯先輩詩而增訂之攷之少參所自爲序無此語葢誤也少參又有四明文獻今亦不傳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成祖詔天下府州縣皆修志書時方修永樂大典天下之志皆入焉諸書皆以爲十七年所修攷大典成於永樂六年則志之修亦在六年以前也書專爲大典而作旣貢書局未嘗付梓故今天下之傳永樂志者最少吾

鄉志書其爲吾家所藏者自宋以下無一不備所少者永樂志耳及鈔大典始得之是志也里人紀徵士宗德李處士孝謙爲之其書體例絕佳生平不喜袁淸容志謂其黨仕元之匪人沒前宋之遺事得此書以補之眞大快事也成化中楊實所修未見此書故過於略今而後枌社之志畢具矣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予少時讀漢人平陵黃犢之謠以爲此一時義士生不能救死而謀葬之之作也若王子珩死諸義士有請尸之書有竊尸之舉溫公皆紀之通鑑文宋瑞死而張毅

夫亦以此垂名嗚呼是所謂附青雲而顯者矣錢忠介公之葬也諸義士合力營之其時閩南未盡底定海師尚在島中故豐碑幽誄以及啓攢祭告哀輓之作極盛亡國之大夫所未有也公既葬之數年閩之制府陳經征海道出黃檗嘗親往祭於墓下是非人心是非之公有脫略於忌諱者歟葬錄中人物之著者大學士劉公沂春忠介所薦同升相位者也都御史徐公孚遠忠介舊交也定西侯張名振平彝侯周鶴芝儀部紀許國忠介舊同事也尚寶葉進晟文忠公之孫海上曾改官翰林姚翼明曾官職方而是時爲僧卽所稱獨耀上人也

葬事出於葉姚二公之手最力闔僧預其勞者亦多俱詳錄中予嘗讀故都御史林公繭菴集載甲午莊烈皇帝忽降神於浙所降之家驚問帝從何來則曰吾往臨故大學士錢肅樂之葬其家訝之已而聞公果以是日葬其事頗怪抑或忠臣所感信有之乎初公之卒也同里紀侍御衷文故公弟子江上從公幕下丙戌以後隱太白山中鍵戶久矣至是忽失所在閱十旬始歸叩之則會公之喪也時侍御意欲爲公謀葬而不克公弟侍御肅圖官翁洲時亦嘗乞墓銘於大學士張肯堂未及作而翁洲陷閩中道梗至甲午而尚寶諸公卒成之吾

聞紀侍御之集家藏無恙其會喪之作有足以附之此錄者行當訪而補之康熙丙子吾鄉陳公汝咸令漳浦聞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淸釐之繪圖以歸錢氏予謂濬綦使皆附入葬錄中而倂紀其顚末焉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事跡自乙酉六月以前皆譜以年乙酉六月以後至戊子六月皆譜以月蓋此三年中事跡繁多但譜以年不能盡也史氏年表之外別有月表今援其例即於年譜之中寓月譜焉戊子六月以後無所用譜矣而直引之附記其諸弟殉節之年及同事諸公殉節之

年以接於立後之年至丙戌盍嘆忠介至是始有後亦幸其至是終有後也一綫之寄濬恭其勉之矣

楊氏葬錄序

楊氏四忠之喪謀其葬者始於王水功太常而不克卒成於石門曹給事遠思爲功甚巨竟其局者林太常繭菴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於是舉者諸生式傳也葬錄一卷成於式傳述其事甚詳予少時求之式傳之後人不得歲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孫貧甚困於屠顧能以表章先人爲念爲之起敬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顧獨以楊氏葬錄來予讎

喜蓋楚石先生與昭武同被囚昭武獄中與楚石弟圓石爲兒女姻故是書存於李氏嗚呼楊氏兄弟死義其家靡有孑遺而遠思以圓石同年貢士地之相去八百餘里乃推愛於一門十棺同葬以同里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義孰與京哉吾聞乙酉之夏遠思預於禾中城守之役僅而得免其後累以蠟書致海上頻遭不測蓋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時慕義強仁者比也嗚呼古今賢愚總隨大化以俱盡卽鏡川之坏土今亦將爲荒邱惟是殉國之大節閔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終於不朽讀斯編者其尙有感於斯文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三

錢忠介公全集序

太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晝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闕本也戊子以後公仲弟退山侍御藏之展轉榔車複壁之閒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

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笥篋卽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予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摭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閒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携其先集來與予互相讐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顧以爲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舊按年徵事推分集易於有攷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記傳記及葬錄共四卷通爲

二十四卷以歸濬恭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世奉爲德祐以後三朝史料陸丞相海上日錄君子惜其不傳忠介之集文陸之遺音也正氣堂集在未經倡義之先然讀丁孟槃傳則知公之屬目於諸將也讀詩注所載福藩被禍竄執委諸氣數之說則知公之切齒於諸相也讀與堵牧游高玄若書則知公之嘆息於諸牧守令長也至蘇松之民焚從逆諸家當事治之而公尚以爲當少原其心則公平日之所素定者何如歟而丙戌以後之作無論矣自明之季吾鄉號稱節義之區其可指而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暨蒼水二家之集得

傳其餘如胥仙彤菴躋仲篤菴長升熙農幼安諸公盍四十餘人中之表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并隻字不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璧同其矜貴也歟退之詆張許兩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今濬恭行年七十吾耕代食而凜然將以流於張許子弟爲憂蠅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使退之見之亦當爲之欣然更於三集之首弁以年譜使斄然有攷焉

張尚書集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橫溢藻采繽紛大

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抑王齊盟王李之壇潑於阮爽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目星河嶽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予以藝苑之巵言屑屑攷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尚書之著述噌吰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

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闇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卜嶋嵫之可返此其故更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鼇背爲金湯以鮫人蜑戸爲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綫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爲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簏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遭詿誤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熄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觀之則尚

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嗚呼尙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允父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爲哉乃爲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已亥紀事曰北征錄共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

周先生囊雲集序

囊雲先生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公檗菴所以序之

已極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爲君子所譏彈云覺乎上矣然吾讀其集則佛語何其多也曰此特其悲憤之放言耳夫屈子之爲文也其言至於杳冥荒誕而不可詰先生之佛語亦猶是也若其志吳太常墓則足以見其忠孝淵源終身自謂負師者正其不肯負國者也志邵尚書墓直筆凜然其答王觀察書尤世人所傳誦其小者如不爲高祖東蕃府君乞入鄉校文字亦足以矯末俗予嘗見鄭所南謬餘集其中多佛語幾與先生同要之皆非釋門所得收拾先生詩亦自成一格舊

所定卷次未當今其雕本已燬於火予乃爲重定之文二卷詩二卷而序之於其端

覲日堂詩集序

春明先生覲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序之董曉山先生又序之已足以盡先生之詩而先生之子繩旦屬予重爲論定嗚呼宋謝皐羽作獨行之士月表又選天地間集蓋傳其人卽思傳其言也先生之人獨行表中人也先生之詩天地間集中詩也今世好古之人其於皐羽一輩流連不置爲之攷索其生平搜輯其著作而如先生者其遺行固不甚表章於世其遺文亦無過而問

者可不爲之痛心歟華亭之二陸其才非流輩所幾擬爲入洛至使人大呼其祖父之名以問之而不自媿不知問者之深心也先生偕其兄力持苦節以不媿世臣之後今讀其詩淚痕隱隱行墨閒是豈華亭之所可及哉然而自先生喪失其家寠貧日甚經旦亦老病嘆諸孫之不學故以遺集屬予詮爲傳之其亦可謂不忘其父者矣未知予文之力其能不負斯諾否也先生之與予家交誼最篤先族祖葦翁嘗貸金於先生因請以百尺西樓七間歸之未及致而葦翁以國難死先生以其同袍澤也以券來歸焚其義襟若此乃予爲先生作阡

表巳備書其大節顧於吾家之事闕焉因序先生之集而見之

董戶部擘蘭集題詞

董戶部官江東其不屈於悍帥南雷先生作志銘詳之矣於其擘蘭集則略焉豈知戶部之大節讀其集尤令人淚涇涇下也戶部少受業於漳海講學大滌山房中其所著易學蓋猶漳海之緒言也倪文正公見其文大稱賞之七上公車不第會稽之棲令之司餉幾至殺身國亡遯跡荒郊甬上遺民極盛詩文亦極盛顧或筆力不足達其悲憤之意至於忼慨淋漓莫有過戶部者屈

宋之騷附公之詩方謝之遊記皆荒唐綿渺故謬其詞未嘗敢須言不諱也而戶部恣其胸中所欲言是在古今亡國大夫文字中獨放一格不祗同時諸公所不逮也戶部於是集晚年手書裝潢極精題之曰擘蘭帖未嘗示人其孫胡駿藏之篋中而胡駿出遊是集為人攜去予訪之未遇偶於陸文書庫中得其稾本磨糊漶漶亟喜而鈔之其五哀詩七哀詩冊山九歌六烈傳文筆最壯餘亦皆哀輓之作為多可當江東一小史也嗚呼由丙戌迄甲辰戶部之偃息衡門者一十九年孰知其昕夕悲慟如此者乎而戶部猶痛自刻責謂當時陳玄

倘余武貞奮憤自溺何死不可其殉靦顏一試謬於干望中夜恥之抑何其報國之欲然常不足也王留之輩其亦可媿死也矣姚江邵給事之膺之仕江東也諸野乘中無稱焉今讀戶部挽詩盛稱其建義之功借箸之策錢塘既破悲憤發疽而死哭之甚哀是又一異聞也幷紀之以質越中之熟於舊事者

馮侍郎遺書序

馮侍郎簟溪集已不傳而其所爲蘭易二卷蘭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貞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庫中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尚有存者而求之未得乃

鈔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戸部次公所作䈴溪始末皆幷入焉蘭易以十二辟卦爲經故附之以十二月令而又有十二翼爲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紉然如漢高舊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卽眞矣何僞之有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僇民也其言之憤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外紀有外傳以爲使非蘭而擬於蘭者隸於蘭焉其言又與蘭易相反鞹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卽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

晉所受代子滅則思毋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徵嗚呼屈宋之悲鬱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幾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眞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所爲而侍郎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尚書箋則巳丑所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藁及覆審別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戮也黃氏墓志以爲別將王昇來降請導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灌頂山中昇竟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

氏所記謂出於麾下陳甲既降復歸侍郎推心不疑遂爲內應被執於仗錫之三官寺予參攷舊聞則墓志是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

聖朝不得不戮之以警多方而要之亦諒其心故降將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陸大行環堵集序

陸大行遺集散佚於兵火之餘者其嗣子攜入京未幾亦卒族父友仲先生故大行外孫也時亦客京亟攜之歸以與其孫又數十年而其家索予爲序向嘗聞之南雷先生以爲先生蓋陳同甫辛幼安之流其古文詞鵬

鬱海怒意之所極窮天心月脇而出之苦其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遊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之及讀先生遺集雖奇零非完本然想見其磊落英奇如遇之眉宇也先生嘗言明季士習之壞以爲少讀書吳中朋友親暱署其刺曰友而止未幾而概名以社猶無乖於麗澤也未幾而更益以盟其後噉名者日多踵事者日出聞聲附響皆以此稱謂張大其聲氣其盟主幾若齊秦之欲自帝於東西署置同事名曰首勛擯排異己謂之屛放狂惑至此播爲亂氣若瀾倒隄決莫之堙塞而登萊孔有德之難渠

魁遂亦以此相招集流寇因而倣焉夫人必身無亂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故嘗馳書宣城沈眉生相期禁絕而狂惑不可戸喻可嘆也嗚呼由先生之言推之蓋隱然此當時壇坫之徒於盜賊至以此動色相戒明季士風可以想見而先生以布衣諸生竊竊然懷天下之憂是豈徒抽青儷白求之文字間者歟先生之死也以馮于戸之刺也當是時小朝廷如蝸戰武人大君莫可嬰也故朱閣部且死於方國安之手顧尚書死於賀君堯即董戸部守諭亦幾死於王之仁以先生之芒角豈得免乎吾又嘆有明之儒者大率迂濶而乏才使得如

先生者早據時位而有爲未必無補於天下乃以三舍齋長困於賢書垂老得售而淪海揚塵書生報國不能以赤手搏虎狠身名與之俱幾豈不悲夫先生之文六卷詩二卷予稍爲沙汰其應酬之作定爲文四卷而詩無所删焉先生嘗與先宗伯公子非堂先生讀書竹洲其後訂爲婚姻而集之得存亦以吾家則序之者莫予若也

朋鶴草堂集序

前大理寺左評事荔堂林公朋鶴草堂集其十二卷其中霜懷吟八卷則詩也葵向篇四卷則文也評事生平

著書於經學則有三易評林毛鄭會箋三易衍奧於史學則有明史大事紀聞明臣傳疏甲申以後丹史而甬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皐高員外隱學其爲之今其書多軼不可得矣朋鶴草堂集猶幸存僅失去文一卷甬東正氣錄亦存僅失去所選王評事文一卷予乃論定其詩精選得四百餘首文三十二首合爲六卷刪求得王評事文補入正氣錄而評事之集卽以編之正氣錄之後蓋評事固正氣錄中人也其著述亦正氣錄中一種也吾鄉當改步之時足稱忠義之區其幸而不死者皆不媿於古之逸民而風格最高者王太常水功與

評事也予嘗作評事墓表已述其大節茲者誦觀評事之書重其介未嘗不歎其愚夫天旣厭明人力豈可如何評事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潔已不出其亦足以報國矣冠裳不改終身縞素其亦足以見先人矣而充其意似乎必欲揮魯陽之戈返西崦之日如醉如夢以相從於危機其所望於故家子弟必盡褁足不仕而後可是不亦愚乎南湖九子之集皆逸民也其一晚年稍通時貴之交評事與太常幾叱而絕之欲廢社其人謝過乃止其一已逝或以其遺行可疑評事太息以爲前此弗之知特志之丹史中門人有官通參者正附要津評

事不之禮焉及其以罪投繯其家諱之而評事筆之以爲世戒自浙朝之薦紳其不爲評事所拒者祗陳編修怡庭一人耳嗚呼其有不可及之愚也斯其所以有不可易之介也評事當甲申以前受業於蕺山先生之門又從漳浦先生游歸而與華王二公爲鶴山書院之講斯朋鶴所由名也其可謂不媿師友者矣評事僅一孫今居天門山中微甚

雪交亭集序

前武部高公檗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閒著述也自

甲申以後分年為紀至於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幷錄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預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鯢淵之寓亭在翁洲其左為梅其右為棃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圯而浙東亡國大夫瞻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棃洲以名其亭於姚之黃竹浦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㟃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為附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於華公嘿農為琴譜而所攷證鄉里故事為薇止錄薇止錄郤峽尤巨今鬪氏所作鄞志辨黃公林辨大禹廟

皆本於武部顧藏於家無副本盡蝕於蠹琴譜亦不傳獨肘柳集尚無恙而雪交亭集手藁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乃獲武部之孫石華觀之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遍潸然淚下因請鈔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鈔此集予曰諾然石華年已八十兩手不仁家貧甚不能留寫官雖有此約未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不肯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尚未可定則是集也武部之婁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鈔以傳之哉武

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遇之顧所紀止於癸巳其後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尚多武部卒於康熙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徵文徵獻將於何所此予之所以累欷長歎而不能自已也

春酒堂文集序

鄮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晝二晝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窗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既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

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文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尚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誚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尚書古貞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巳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綱目皆桑田之感

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巷閣學書江孫桂賦可謂不負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荆於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刪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雖嚴芒角愈出即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杲堂詩文續鈔序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令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悕矣謝皋羽之卒也自其晞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

之裔孫逢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得皐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尚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贋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之遇也難矣皐羽葉家客死所南無後其零落良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已晚斯其所以爲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

皐范香谷陸披雲葷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劫灰中水功隱學尚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菴霜皐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無者若駱寒厓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卽以李氏而言戒翁碧叟其與先生共稱三李者也皆無完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栖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爲人所見者此耳此卽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菀煩冤且將有所憑以爲厲非

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贋本之患韶父後人之痛予益爲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朝采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爲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悕矣

礐樵先生集序

礐樵先生既出險貧不可支乃出遊尋倦而歸居城東

箱之薜蘿菴無日不讀書無日不鈔書有所得則論次之其著書之目見予所作先生墓表中今相去七十年耳先生子孫困於市井遺書無一存者并所著亦喪其十九予力求之得其賜隱樓古文要非足本祗鹿溪新語尚無恙而詩竟絕少到處捃摭之不滿百首乃合編之爲八卷聊以存其一斑耳吾聞先生中年有春秋經傳纂注卽所稱會書者也忽失去爰作大招廣招之些望思之詞以當臯復踰二十年而重得之商河狂喜祭以蒸豚酹以百花露酒同社諸公傳爲佳話豈意一返道山種種零落可爲流涕近者吾鄉後學茫然於桑梓典

型之望如先生者不過謂其能書豈知其詩古文詞縱稍耳食其詩古文詞要不知其經學史學之深沈博大至於故國大節足以麗日星而降霆雷者則幾無一人能言之予閱心者舊季漢獨行之士登月表者先生其眉目也先生對簿之詞忼慨光明足爲臧洪一輩寫照底蘊具見原不僅在區區著述間而於其著述亦正足窺其生平得力之所在釀之有素故一旦臨危遇難確乎不拔非匹夫卒然慕義因以成名者之比也然則因先生之大節而愈不能不惓惓於其著述者蓋亦斯人之同情而竟以叢殘厄之其亦如之何矣抑吾猶幸此

叢殘之不盡澌滅尚有足慰罔羅之願者方予之求先生書也幷得楊推官葬錄一卷中有先大父贈公與先生議葬推官兄弟始末予尤訢然樂而鈔之

耕石老人詩集序

耕石老人姓李氏名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鄞人也鄞之砌街李氏明室世臣國難後先生從父儀部頵於五君子之禍殉義其嗣子文胤僅而得脫同時九宗子姓樞部文㬎農部文昱從亡而死樞部文纘亦以頵五君子之禍幾死評事文燿參軍允智坎壈以老先生同在諸公入幕之列顧別具保身之智不罹其難尋匿影奉

化之求郡事定始復入城亦不輕見一人其所唱酬止
於兄弟時人稱爲戒菴先生集中之詩以五律爲長城
深入唐人之室自其少時侍父宦蜀即爲撫軍都御史
曠昭所賞訂忘年交晚歲律益細顧身後散失者十之
五今僅存瓢貯四卷當時貯之於瓢者也先生嘗自歎
曰昔人恨無知己欲以青蠅爲弔客吾猶嫌其鬧未若
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惡而先大父贈公諧之
曰青蠅豈僅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
陵韓城井研是已夫南都之青蠅貴竹懷寧是已夫越
都之青蠅戚畹之張毛閣臣之田謝是已是營營者乘

時而化不可方物或爲梟爲獍或爲鬼爲蜮方當熾[illegible]豺虎尚憂不食而謂但移牀以遠之閉門以拒之耶如吾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爲之欷歔流涕相對不語者竟日予讀先生之詩冲和雅淡絕無怨悱之音然亦尚有不能自禁者如新樂府秦舞陽一篇託辭於荊卿之降秦以訴故國諸臣之改節哭華農王卣一詩二篇消魂於山陽之笛至若潮回京口風刹石頭日月重開山川一洗則猶向丁鶴年海巢中有宣光綸旅之盼焉夫孰謂其守枯竹頑石以老者雖以是鄭爲中流之一壺可矣讀畢因述先贈公之語以序其端茫茫桑

海想見欷歔流涕時也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嘗曰始學菴集不預焉其稱南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先生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葢以有待不可聽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䕺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

於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而盧山眞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跡爲據惜乎南谿下世不得與共討論之

讀史通表序

在昔周秦之世百二十國各有寶書而又別有太古以來年紀則後世之年表也世本則後世之世表也皆與正史相輔而行是以旁行斜上之譜太史公猶及見之準以作史夫旣易編年爲紀傳則表尤重何也本紀世家總全史大綱其初如羣雄割裂合幷之歲時其繼如

百官貶拜罷免之事跡紛綸雜糅是非列行縈紆編字輯晉卽晉會通者不能舉其要也以志而論宜若不關於表然予觀班氏百官公卿表勛階資格一一詳列而後備及其人之遷除是表中有志也其所載章采之制又兼輿服一門蔚宗於東漢百官表去邊韶崔寔延篤之表爲志則遷除闕如矣宋藝文志尚有東漢百官表一卷晉荀綽作百官表當屬舊史十八家所有而唐人去之遂以無徵新唐書方鎭表亦所以補地理志之不備以視五代史職方攷詳略懸遠巽巖嘗作江左方鎭年表不知尚有存否又有五代三衙將帥年表然則表固有足以兼志者而志不可以去表也其餘功臣

諸王外戚恩澤諸表封爵之籍賴以不泯故馬氏節略諸表載入封建攷中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世多誚其無補然未嘗不與官氏志相表裏也列傳所載更繁甲乙互混前後迭移大略以表正之或者名薄功微行事旣不少概見姓氏又莫可附麗卽籍本表以當附傳卽其有傳者功罪事實傳中之所未備亦多於表見之故吳江朱處士鶴齡謂史旣無表則傳不得不多傳愈多事愈繁而其中或反有漏而不舉者然則史之於表其所係爲何如也至於列朝史例不必相沿其因革離合之閒當折衷以用之太史公依受命譜作秦楚之際月

表班氏并入異姓諸侯王表而月表之旨遂晦後世不復有作月表者皆班氏之失也漢魏隋唐之交不以月計之何能瞭然新唐書宗室世系表通敘諸房支葉然唐自天寶以前帝子之封王王子之封公者並有世爵可稽不比於宋天家子姓原以傳爵爲重不當混列遼史譏公主不應作傳不知唐以安樂太平之故故特置之其餘史祇應如蔚宗附之后妃之末而掇爲表則又無謂也惟屬國藩部表足與四裔列傳證明爲古人所未有而交聘往來古禮攸存又國事攸繫皆當追補元史三公之表但須歸諸宰相而以樞密院御史臺增入

之世有作通史者以檮昧之例求之當百世不易也予初讀二十一史卽取諸表諦視略得其義蘊之所在以爲是固全史之經緯如肉貫串非徒取充口耳能誦三桓七穆以自夸者因思盡爲綜勒獨成一書但各史之未具者多以萬處士斯同所補爲據而萬氏之書尚多闕略因爲稍稍續葺更得如干其於前人所已有更爲疏證而審核之或閒遇訛錯則仿溫公攷異之例略加訂正聊以充讀史者之目錄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歐陽公表宰相世系讀者多以爲繁費無補不知唐以

前重族姓至勤宰相之力爲之講明歐公蓋有見於杜正倫李義府寡恥之徒故作此以別原委盎范宣子之言世祿雖不可以當不朽而至於數典忘祖則古人笑之是可以見族姓之重原不自過江始也況故國之有世臣非徒喬木之謂封建既亡諸侯王之表不作而紀其系望以昭開國承家之旨君子尤於此感世運焉予撰讀史通表既竣別作歷朝人物世表二十卷合二千餘年之王侯將相卿尹牧守凡累世有見於史者郎孝述志其人代而儒林文苑亦附見焉其或陸陸無可書則雖隆襲之烜赫門地之高華概削不錄懼蕪文也讀

者披覽之下若者家聲世接若者種惡代傳若者門宗若者幹蠱是亦春秋之意已予友鄭貧谷檢討嘗語予科舉既盛世家將替即有明一代可見予於宰相傳中枚舉如崑山之顧合門仗節禾中之錢兄弟死事者凡十數家欲爲勝國系望生色嗟乎以九世之鄉族預纍朝之佐命此世家之極盛而陽源子弟之所嘗不知讀王謝世表者以其言爲然否也巽巖作王謝世表一卷

歷朝人物親表錄序

六朝重親表支系其見於史家者晉人有中表實錄齊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親表譜是蓋當時甄別族姓

之學所藉以相羽翼者平園謂天子以之定流品士大夫即以之通婚姻也三唐以後科舉盛行於是世人不尚譜牒而此種書籍亦俱廢棄予謂爾雅於宗族之末即以內外戚黨繼之葢數者雖非骨肉之親而其於五倫也如經之有緯故國家一代盛衰之運學業氣數強半由此而分雖或其中薰蕕雜出未嘗不有參錯然大略可觀也予既撰歷朝人物世表因復仿前人之例作古今親表錄以輔之其締姻帝室得預戚里者列之於首次則內外大臣皆以其於國事有關而推之至於儒林文苑因記魏楊遵彥謂魏收修國史論及諸家支葉

親姻過爲煩碎頗與前史之體不合收以中原喪亂譜牒遺軼是以具書其派斯亦宏長舊聞之意未可以穢史竟黜其言至予之所尋直爲古今人物起見非徒以存諸家之系望似較嘗塗更進一義而其書又孤行正史之外并不必以遵彥所言爲嫌也其閒或參以議論者大率皆前人未發之隱如荀文若結連於常侍不特朗陵公世德之衰而可以見東京黨錮之餘氣節漸以墜地不待投身霸府而知之也張延賞不受李晟之昏則大歷以後朋黨之萌芽也荆公之有蔡卞其人本殊途而竟以成新法橫決之禍是又運會之有默主其閒

者也旁魄縱觀固不得以瀰月之書盡之矣且夫江左河北門戶之習過甚乃至天子厭之爲之改定甲乙猶有所謂禁婚之家支拄牢固是眞極重難返之勢若夫遭逢百六之世離亂搶攘有如周伯仁之母則是錄也其所感不既多乎哉是錄一以正史爲主其金石之遺文別集之錯見者亦附入焉蓋溯濂溪之道脈者必推原於鄭向陸詵而愛山谷之詞翰者餘慶流於徐俯是雖正史之所不書要不謂非名教中之佳話也已

國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王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

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
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奥博難以猝得其來
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
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
以閻本開雕而閒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
開雕㫖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開索其於是書最所
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頗之見如力
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攙入此
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

標體脫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齋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節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文孺廬見之歎賞以為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前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亦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

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序

李隱君杲堂於甬上耆舊自謂用功多矣顧宋元諸公所佚者多殆未見其集耶杲堂向范侍郎天一閣求宋元人集乃史忠定王鄮峰漫錄在閣中有二部而亦失之豐清敏公荷花詩載在宋文鑑而亦失之陳西麓之詩盛行於世而亦失之舉此三者其餘可知矣先公嘗手葺宋元甬上詩一十六卷以補杲堂之闕至數十家命不肖曰吾所見書不能備汝可隨所見續之不肖學殖荒落衣食奔走無以仰副先公之意謹再拜序之以俟後世之博雅者

帖經小課題詞

予主端溪講席未及期坊人裒諸生所業將以問世而乞言於予予歎曰粵中自白沙泰泉諸先生講學之地也諸生勵勵從事於文非先正之所望也雖然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見道之文有經世之文降而爲詞章之文而詞章之中差等亦正復不一又降而爲場屋科舉之文則本不可以文稱特以其依託遺經而推之而數百年來功名之徑所自出愚者遂以爲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端溪諸生前此亦未能脫然自拔於時風衆勢之中予至稍以經史之學導之其中亦多有志者爾聚笠齎

燈相約不為世俗之文而曾未幾時其文果為之一變試以是集觀之不特不肯為場屋下劣之文若并不欲僅以詞章見者由是而進之未可量也諸生勉之矣夫粤中固白沙泰泉諸先生之講堂也

句餘土音序

吾鄉詩社其可攷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孏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思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為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月出乾道淳熙之間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

公浩並歸田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
公則王季彝葛天民之徒頡頏為綠野平原篇什極盛慶
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
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沚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為詩
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
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樞密宅之兄弟偕郎增
趙侍郎汝楳輩在湖上又為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
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
林而下四十餘人一月為一集顧其作少傳者宋之亡
也遺老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為主盟陳西麓允工

詩寓公則舒閬風劉正仲之徒咸頡頏焉已而有陳子翬
鄭爽夫徐本原章壘諸君嗣之淸容學士之家居也鹿
眼山人袁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遠靜輩皆爲故家之良
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霸焉是宋元三百
年中吾鄉社會之略也人代日遠徵文徵獻誰有若正
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予嘗欲爲李杲
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首於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
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
沔陽五舉於先宮詹林泉之集是則杲堂序之詳矣六
舉則甲申以後遺老所會林評事荔堂有九人之序寓

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隱君鼓峰有石戶之吟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人輯而彙之者承平而後詩盟中振鄭高州寒邨周郎壘證山姜編修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後邨諸公爲一輩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萼山諸公又爲一輩雖其才力各有所至未盡足以語古人然要之高曾之規矩所寓也數年以來前輩凋落珠槃之役將以歇絕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爲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眞率之約盃盤隨意次句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爲題雖未能該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其敢謂

得與於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乎爾
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未能久預此耆會同社諸公因
裒集四月以來之作令予弁首予爲述舊聞以貽之而
題之曰土音以志其爲里社之言也

重修桓溪全氏宗譜序

吾家宗譜肇自元代王先生應鳳所爲序至明則重修
於直道介菴兩府君在弘治中而成於葯莊芹塘兩府
君在正德中則楊尚書碧川序之然體例猶未密工部
公重修在嘉靖中體例備矣宮詹公續之在萬歷中宮
詹卒成於兼山府君釐爲二十八卷凡狀志碑傳之類

無不畢載正本藏於宮詹書庫副本藏於先贈公國難作贈公入山其書被火而宮詹書庫之本亦流傳於宗人無收拾者遂失其半所失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輯宗人死并其半亦幾失之先公急購而歸焉禱於列祖之靈魂搜夢卜以求所失之半頗聞其歸於錢唐宗人而再三求之不可得雍正甲辰以展墓入桓溪不肖侍行桓溪宗人多務力田茶鐺藥竈之閒忽見有紙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大喜然其書已斷爛葢始祖侍御公以下分為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工部公以下南宅也今惟東宅田宅之譜完好無恙而其餘多有闕者先

公徧取影堂栗主首尾覆審始得粗備嘗太息謂萬編
修九沙曰籍父數典忘祖識者知其無後然眉山蘇氏
之先自渤海府君後失其世系者再正不敢如沈約魏
收之誣祖以自欺也葢自唐以來譜系之衰久矣夾漈
號博物而序吾全氏世系自祥符登科全安石始吾家
譜系之衰更久矣今吾闕其不可攷者存其可攷者後
有人焉成吾志而竟其緒其庶幾乎於是方排纂文獻
之為舊譜所遺者又欲續萬歷以後五世家傳而不肖
負戾牽連大故悲夫予家自宋以來父兄子弟所相詔
相勉者皆重不言而躬行故咸淳八徵士之高風義田

宗老之卓行本然本心二先生之理學遯翁玉翁修齋之詩詞皆傑然可傳而圖經所載無及之者不肖嘗以問之先公則曰盍嘗聞之上世斯民之直道久已泯矣志乘之著錄大率以祿位聲勢爲主非是者弗預也本然先生嘗讀延祐志書而歎曰袁氏號賢者其狥私曲筆一至於此何況其餘因戒後世子孫不必求人作傳故自正德以前吾家皆以潛德自勵非是譜也不知先世之厚積如此也嗚呼爲善而不求聞於人斯其爲眞君子也然則是譜之傳所以示吾子孫之圭臬而當恪守而弗失者豈淺鮮哉桓溪之譜八百年矣服則已窮

姓則已殺屬則已竭而其未窮未殺未竭者舊德雖衰規矩尚存先疇雖減阡陌未散斯先公之所以惓惓而不能自已也於是不肖抆淚含毫百拜而爲之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鄞之董氏居於西廂者最大蓋自東漢徵君之後累遷之四方及晚宋復遷於鄞又由鄞而遷慈至明初梅隱先生復居於鄞其譜嘗累輯矣今年董氏之賢者曰嵩愚樂窩學修重論定之而商榷於予其自梅隱先生以後葢良譜也而遞推而前者有可疑焉夫何以徵其良也鄞之南湖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殉難兵科都給

事中志寧是也精忠大節足重一代鄞之北郊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戶部郎守諭是也碩學高行蔚爲人師是皆嘗與西廂諸董敘兄弟之歡者而譜中弗敢收焉其慎也然則何以自梅隱先生而上漫無依據任心附會竄之唐宋正史之系望而不合攷之宋元舊志之支屬而不合夫數典而忘祖不可爲也扳援華胄而誣祖尤不可爲也今董氏之載筆者能嚴之於一二十世之中而忽之於一二十世之上是何以故乃爲書一通抉摘其謬之甚者以告之而耑愚兄弟曰善是皆出吾慈水舊譜之所載者先人亦嘗疑之而弗敢遽刪也今

得吾子之言既明且清請溝而出之仍歸之慈水之舊譜而今本弗令雜焉予喜其兄弟之虛衷也遂爲更定其凡例而甄別之爲書一十六卷皆其可信者也嗚呼自宋以後譜序已亡予嘗欲纂甬上世家支系表稍以爲同里正氏族之源流弗令庸妄人得謬相因託而忽忽未就也甬上世家之譜惟槎湖張氏最精先宮詹公修吾家譜實取法焉其後秋陵焦文端公登其目於國史之志今董氏之譜其足以嗣響也夫

九日行卷文讌圖序

揚州爲江北大都會居民連甍接楹笙歌輿從竟日喧

聚其於淸歌雅集蓋罕矣城北天寧寺爲晉謝公駐節時所遊息其中有行菴吾友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築也地不踰五畝而老樹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間以修竹春鳥秋蟲更唱迭和曲廊高榭位置閒適出門未數百步卽黃塵濁流極目令人作惡一至此間瀟然有山林之思乾隆八年九日嶰谷兄弟招集同社一十四人祀陶公出所藏仇實父白描像懸於閣上各賦一詩予方留滯西泠未得預也又踰旬而予至諸君方擬繪圖記之嶰谷曰此中不可無君乃以展日更舉令予得附卷軸之末而洪君曲溪兩度皆以病失約然故

吟社中人也亦補入焉予太息謂嶰谷曰謝公之風流千古如在然公遊息於斯也則與東山賓從之樂稍不同矣公之爲是行也蓋以符氏之亂思北定中原也而其時公已困於讒口不自安於朝雖在河朔極有可乘之會而神明內索徘徊不能自前老師左次卒無尺寸之功坐失事幾吾每過召伯之埭弔法雲之荒祠未嘗不喟然三歎以爲明德之衰也至若九日嘉名陶公高格固在羲皇懷葛之閒然而讀其止酒之詩耆梧漢水之感則黃花白酒蓋亦不得已而寄情焉者也今吾輩生逢太平之世書淫墨癖是處留連胸次中了無一事

爲江湖之孝民論人雖甚媿論其時與地則不可不私相慶也諸君曰善圖之詳已見於厲君樊榭記中一十四人者胡都御史復齋唐翰林南軒皆楚產厲徵君樊榭陳隱君竹町與予皆浙產王徵君梅沜則吳產餘皆居於揚者予之許序斯圖也三年於茲今夏重披圖捉筆而南軒已化爲異物矣爲之惘惘

公車徵士錄題詞

科舉條目有出自官者有出自私者東觀奏記鄭顥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顥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進士及諸科登名者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勑付

翰林幷著爲例以後逐年編次唐志又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氏科第錄十六卷李氏登科記二卷以訖於樂史蔡元翰洪适所輯此皆廟堂所以備科名故事者卽今禮部春試直省秋試所有進呈試錄是也館閣書目又有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起興元元年至大中七年宋敏求續之是後同年小錄同歲名諸書相繼不替則在下者所輯以志一時同岑之盛卽今春秋二試所有齒錄是也蓋攷其所自始則漢唐已有之孔叢子孔季彥曰今之上計追紀先君下錄子弟同盟締素是非簿目之祖乎詞科之在唐宋投牒請試先

獻所業於典未爲甚隆
國朝則出自大臣之薦剡而以鶴書致之月給農部之
金以需試期是漢人公車門待士之制也予作詞科摭
言於已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爲
書之其接今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同薦諸公
姓氏里居世系合爲一錄效漢晁家令唐張文獻對策
皆先序其舉主故於是錄亦以舉主先之夫公車之辟
出於尋常科舉之上則是錄固非春秋科目二簿之比
而要其所以爲公車重以無負大對者當何如歟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岳陽樓之著也自唐始然張燕公趙冬曦則但稱南樓崔魯則別稱洞庭樓李羣玉則稱驛樓而更追而溯之顏光祿當六朝時已稱之爲巴陵城樓或曰別自有樓非一地也或曰一樓而異名也蓋世遠莫之能明而以諸公之詩證之則似卽此樓爲近之惟洞庭爲湖南之勝岳陽又爲洞庭之勝而其所以得文正之記以著於天下則實自太守滕公子京乃志之所由始也滕公爲安定先生高弟其才跅弛千古讀其上范公之書以求此記其詞嶒峵鞺鞳筆力浩大世但知文正之記之工足與少陵襄陽之詩相配而不知子京之書已足與文

正之記相配所謂山川之靈非偉人之文不足以發之者斯之謂矣嗣是以來有明三百年代有續編而亦多所殘失如滕公所稱丁侍郎夏尚書諸作不可得而見矣予承乏一麾聞爲之補其遺佚序其紊亂而重雕之自慙謭劣不足以望子京以振斯樓其聊以充三湘之掌故焉爾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終